紅樓夢/第10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一零八回　強歡笑蘅蕪慶生辰　死纏綿瀟湘聞鬼哭

卻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并大觀園奏請入官，內廷不收，又無人居住，只好封鎖。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，太覺曠闊無人，遂將包勇罰看荒園。此時賈政理家，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，諸凡省儉，尚且不能支持。幸喜鳳姐為賈母疼惜，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，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，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。但近來因被抄以後，諸事運用不來，也是每形拮据。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，如今較之往日，十去其七，怎能周到，不免怨言不絕。鳳姐也不敢推遲，扶病承歡賈母。過了些時，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，恃有用度，暫且自安，寫書回家，都言安逸，家中不必挂念。于是賈母放心，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怀。

一日，史湘雲出嫁回門，來賈母這邊請安。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，史湘雲也將那里過日平安的話說了，請老太太放心。又提起黛玉去世，不免大家淚落。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，越覺悲傷起來。史湘雲勸解一回，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，仍到賈母房中安歇，言及”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。今年雖是緩決人犯，明年不知可能減等？”賈母道：“你還不知道呢，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白，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。還幸虧老佛爺有眼，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，那夏奶奶才沒的鬧了，自家攔住相驗。你姨媽這里才將皮裏肉的打發出去了。你說說，真真是六親同運！薛家是這樣了，姨太太守著薛蝌過日，為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里尚未結局，不肯娶親。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。琴姑娘為他公公死了尚未滿服，梅家尚未娶去。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，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，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，又是官項不清，也是打饑荒。甄家自從抄家以後別無信息。”湘雲道：“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家么？”賈母道：“自從嫁了去，二老爺回來說，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。只是沒有書信，我也日夜惦記，為著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，所以我也顧不來。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。環兒呢，誰有功夫提起他來。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里的時侯更苦些。只可怜你寶姐姐，

自過了門，沒過一天安逸日子。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顛顛，這怎麼處呢！”湘雲道：“我從小兒在這里長大的，這里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。這一回來了，竟都改了樣子了。我打量我隔了好些時沒來，他們生疏我。我細想起來，竟不是的，就是見了我，瞧他們的意思原要象先前一樣的熱鬧，不知道怎麼，說說就傷心起來了。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里來了。”賈母道：“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，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！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才好，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。”湘雲道：“我想起來了，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嗎，我多住一天，給他拜過壽，大家熱鬧一天。不知老太太怎麼樣？”賈母道：“我真正氣糊涂了。你不提我竟忘了，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！我明日拿出錢來，給他辦個生日。他沒有定親的時侯倒做過好幾次，如今他過了門，倒沒有做。寶玉這孩子頭里很伶俐很淘氣，如今為著家里的事不好，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。倒是珠兒媳婦還好，他有的時侯是這麼著，沒的時侯他也是這麼著，帶著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，倒難為他。”湘雲道：“別人還不離，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，說話也不伶俐了。明日等我來引導他們，看他們怎麼樣。但是他們嘴里不說，心里要抱怨我，說我有了——”湘雲說到那里，卻把臉飛紅了。賈母會意，道：“這怕什麼。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，說說笑笑，再別要留這些心。大凡一個人，有也罷沒也罷，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才好。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，頭里他家這樣好，他也一點兒不驕傲，後來他家坏了事，他也是舒舒坦坦的。如今在我家里，寶玉待他好，他也是那樣安頓，一時待他不好，不見他有什麼煩惱。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。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，所以到底不長命。鳳丫頭也見過些事，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，他若這樣沒見識，也就是小器了。後兒寶丫頭的生日，我替另拿出銀子來，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，也叫他歡喜這一天。”湘雲答應道：“老太太說得很是。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來了，大家敘一敘。”賈母道：“自然要請的。”一時高興道：“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，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。”鴛鴦領命，叫婆子交了出去。一宿無話。次日傳話出去，打發人去接迎春，又請了薛姨媽寶琴，叫帶了香菱來。又請李嬸娘。不多半日，李紋李綺都來了。寶釵本沒有知道，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，說：“薛姨太太來了，請二奶奶過去呢。”寶釵心里喜歡，便是隨身衣服過去，要見他母親。只見他妹子寶琴并香菱都在這里，又見李嬸娘等人也都來了。心想：“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，所以來問侯的。”便去問了李嬸娘好，見了賈母，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，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。湘雲在旁說道：“太太們請都坐下，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。”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，回來一想：“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！”便說：“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，若說為我的生日，是斷斷不敢的。”正推讓著，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。聽見寶釵自己推讓，他心里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，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，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，今見湘雲等眾人要拜壽，便喜歡道：“明

日才是生日，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扯臊，老太太還等你告訴。你打量這些人為什麼來？是老太太請的！”寶釵聽了，心下未信。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：“可怜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，家里接二連三的有事，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。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，請姨太太，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。”薛姨媽道：“老太太這些時心里才安，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，倒要老太太操心。”湘雲道：“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，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么！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。”寶釵低頭不語。寶玉心里想道：“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，我所以不敢親近他，他也不來理我。如今聽他的話，原是和先前一樣的。為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靦腆了，話都說不出來了呢？”正想著，小丫頭進來說：“二姑奶奶回來了。”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，大家廝見一番。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，說：“本要赶來見見，只是他攔著不許來，說是咱們家正是晦氣時侯，不要沾染在身上。我扭不過，沒有來，直哭了兩三天。”鳳姐道：“今兒為什麼肯放你回來？”迎春道：“他又說咱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，還可以走走，不妨事的，所以才放我來。”說著，又哭起來。賈母道：“我原為氣得慌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，說說笑笑解個悶兒。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，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。”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。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，終不似先前爽利，招人發笑。賈母心里要寶釵喜歡，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。鳳姐也知賈母之意，便竭力張羅，說道：“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。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，今兒齊全。”說著回過頭去，看見婆婆尤氏不在這里，又縮住了口。賈母為著“齊全”兩字，也想邢夫人等，叫人請去。邢夫人，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，不敢不來，心內也十分不願意，想著家業零敗，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，到底老太太偏心，便來了也是無精打采的。賈母問起岫煙來，邢夫人假說病著不來。賈母會意，知薛姨媽在這里有些不便，也不提了。

一時擺下果酒。賈母說：“也不送到外頭，今日只許咱們娘兒們樂一樂。”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，因賈母疼愛，仍在里頭打混，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，便在賈母身旁設著一個坐兒，他代寶釵輪流敬酒。賈母道：“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，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。若如今行起來了，大家又鬧規矩，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。”寶釵便依言坐下。賈母又叫人來道：“咱們今兒索性灑脫些，各留一兩個人伺侯。我叫鴛鴦帶了彩雲，鶯兒，襲人，平兒等在後間去，也喝一鐘酒。”鴛鴦等說：“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磕頭，怎麼就好喝酒去呢。”賈母道：“我說了，你們只管去，用的著你們再來。”鴛鴦等去了。這里賈母才讓薛姨媽等喝酒，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，賈母著急道：“你們到底是怎麼著？大家高興些才好。”湘雲道：“我們又吃又喝，還要怎樣！”鳳姐道：“他們小的時侯兒都高興，如今都礙著臉不敢混說，所以老太太瞧著冷淨了。”

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：“話是沒有什麼說的，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。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，叫他們行個令兒罷。”賈母側著耳朵聽了，笑道：“若是行令，又得叫鴛鴦去。”寶玉聽了，不待再說，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，說：“老太太要行令，叫姐姐去呢。”鴛鴦道：“小爺，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杯罷，何苦來又來攪什麼。”寶玉道：“當真老太太說，得叫你去呢，與我什麼相干。”鴛鴦沒法，說道：“你們只管喝，我去了就來。”便到賈母那邊。老太太道：“你來了，不是要行令嗎。”鴛鴦道：“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，我敢不來嗎。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？”賈母道：“那文的怪悶的慌，武的又不好，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才好。”鴛鴦想了想道：“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，不肯費心，倒不如拿出令盤骰子來，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。”賈母道：“這也使得。”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。鴛鴦說：“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，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，擲出名兒來，每人喝酒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。”眾人聽了道：“這是容易的，我們都隨著。”鴛鴦便打點兒。眾人叫鴛鴦喝了一杯，就在他身上數起，恰是薛姨媽先擲。薛姨媽便擲了一下，卻是四個么。鴛鴦道：“這是有名的，叫做‘商山四皓’。有年紀的喝一杯。”于是賈母，李嬸娘，邢王二夫人都該喝。賈母舉酒要喝，鴛鴦道：“這是姨太太擲的，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，下家兒接一句《千家詩》。說不出的罰一杯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你又來算計我了，我那里說得上來。”賈母道：“不說到底寂寞，還是說一句的好。下家兒就是我了，若說不出來，我陪姨太太喝一鐘就是了。”薛姨媽便道：“我說個‘臨老入花叢’。”賈母點點頭兒道：“將謂偷閒學少年。”說完，骰盆過到李紋，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。鴛鴦說：“也有名了，這叫作‘劉阮入天台’。”李紋便接著說了個”二士入桃源。”下手兒便是李紈，說道：“尋得桃源好避秦。”大家又喝了一口。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，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。賈母道：“這要喝酒了？”鴛鴦道：“有名兒的，這是‘江燕引雛’。眾人都該喝一杯。”鳳姐道：“雛是雛，倒飛了好些了。”眾人瞅了他一眼，鳳姐便不言語。賈母道：“我說什麼呢，‘公領孫’罷。”下手是李綺，便說道：“閒看兒童捉柳花。”眾人都說好。寶玉巴不得要說，只是令盆輪不到，正想著，恰好到了跟前，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，便說道：“這是什麼？”鴛鴦笑道：“這是個‘臭’，先喝一杯再擲罷。”寶玉只得喝了又擲，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，鴛鴦道：“有了，這叫做‘張敞畫眉’。”寶玉明白打趣他，寶釵的臉也飛紅了。鳳姐不大懂得，還說：“二兄弟快說了，再找下家兒是誰。”寶玉明知難說，自認“罰了罷，我也沒下家。”過了令盆輪到李紈，便擲了一下兒。鴛鴦道：“大奶奶擲的是‘十二金釵’。”寶玉聽了，赶到李紈身旁看時，只見紅綠對開，便說：“這一個好看得很。”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，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，心里想，”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，怎麼家里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。”复又看看湘雲寶釵，雖說都在，只是不見了黛玉，一時按捺不住，眼淚便要下來。恐人看見，

便說身上躁的很，脫脫衣服去，挂了籌出席去了。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，打量寶玉擲不出好的，被別人擲了去，心里不喜歡，便去了，又嫌那個令兒沒趣，便有些煩。只見李紈道：“我不說了，席間的人也不齊，不如罰我一杯。”賈母道：“這個令兒也不熱鬧，不如蠲了罷。讓鴛鴦擲一下，看擲出個什麼來。”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。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，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，鴛鴦叫道：“不要五！”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。鴛鴦道：“了不得！我輸了。”賈母道：“這是不算什麼的嗎？”鴛鴦道：“名兒倒有，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。”賈母道：“你說名兒，我給你謅。”鴛鴦道：“這是浪掃浮萍。”賈母道：“這也不難，我替你說個‘秋魚入菱窠’。”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，便道：“白萍吟盡楚江秋。”眾人都道：“這句很确。”賈母道：“這令完了。咱們喝兩杯吃飯罷。”回頭一看，見寶玉還沒進來，便問道：“寶玉那里去了，還不來？”鴛鴦道：“換衣服去了。”賈母道：“誰跟了去的？”那鶯兒便上來回道：“我看見二爺出去，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。”賈母王夫人才放心。

等了一回，王夫人叫人去找來。小丫頭子到了新房，只見五兒在那里插蜡。小丫頭便問：“寶二爺那里去了？”五兒道：“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。”小丫頭道：“我在老太太那里，太太叫我來找的。豈有在那里倒叫我來找的理。”五兒道：“這就不知道了，你到別處找去罷。”小丫頭沒法，只得回來，遇見秋紋，便道：“你見二爺那里去了？”秋紋道：“我也找他。太太們等他吃飯，這會子那里去了呢？你快去回老太太去，不必說不在家，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，略躺一躺再來，請老太太們吃飯罷。”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，珍珠依言回了賈母。賈母道：“他本來吃不多，不吃也罷了。叫他歇歇罷。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，有他媳婦在這里。”珍珠便向小丫頭道：“你聽見了？”小丫頭答應著，不便說明，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，說告訴了。眾人也不理會，便吃畢飯，大家散坐說話。不題。

且說寶玉一時傷心，走了出來，正無主意，只見襲人赶來，問是怎麼了。寶玉道：“不怎麼，只是心里煩得慌。何不趁他們喝酒咱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里逛逛去。”襲人道：“珍大奶奶在這里，去找誰？”寶玉道：“不找誰，瞧瞧他現在這里住的房屋怎麼樣。”襲人只得跟著，一面走，一面說。走到尤氏那邊，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，寶玉也不進去。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。寶玉問道：“這小門開著么？”婆子道：“天天是不開的。今兒有人出來說，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里的果子，故開著門等著。”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，果見腰門半開，寶玉便走了進去。襲人忙拉住道：“不用去，園里不乾淨，常沒有人去，不要撞見什麼。”寶玉仗著酒氣，說：“我不怕那些。”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。婆子們上來說道：“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。自從那

日道士拿了妖去，我們摘花兒，打果子一個人常走的。二爺要去，咱們都跟著，有這些人怕什麼。”寶玉喜歡，襲人也不便相強，只得跟著。

寶玉進得園來，只見滿目凄涼，那些花木枯萎，更有幾處亭館，彩色久經剝落，遠遠望見一叢修竹，倒還茂盛。寶玉一想，說：“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，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里，瞬息荒涼。你看獨有那幾杆翠竹菁蔥，這不是瀟湘館么！”襲人道：“你幾個月沒來，連方向都忘了。咱們只管說話，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。”回過頭來用手指著道：“這才是瀟湘館呢。”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，道：“可不是過了嗎！咱們回去瞧瞧。”襲人道：“天晚了，老太太必是等著吃飯，該回去了。”寶玉不言，找著舊路，竟往前走。

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，豈遂忘了路徑？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，想起黛玉又要傷心，所以用言混過。豈知寶玉只望里走，天又晚，恐招了邪氣，故寶玉問他，只說已走過了，欲寶玉不去。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。襲人見他往前急走，只得赶上，見寶玉站著，似有所見，如有所聞，便道：“你聽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瀟湘館倒有人住著么？”襲人道：“大約沒有人罷。”寶玉道：“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，怎麼沒有人！”襲人道：“你是疑心。素常你到這里，常聽見林姑娘傷心，所以如今還是那樣。”寶玉不信，還要聽去。婆子們赶上說道：“二爺快回去罷。天已晚了，別處我們還敢走走，只是這里路又隱僻，又聽得人說這里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，所以人都不敢走的。”寶玉襲人聽說，都吃了一驚。寶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說著，便滴下淚來，說：“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！你別怨我，只是父母作主，并不是我負心。”愈說愈痛，便大哭起來。襲人正在沒法，只見秋紋帶著些人赶來對襲人道：“你好大膽，怎麼領了二爺到這里來！老太太，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，剛才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里來了，唬得老太太，太太們了不得，罵著我，叫我帶人赶來，還不快回去么！”寶玉猶自痛哭。襲人也不顧他哭，兩個人拉著就走，一面替他拭眼淚，告訴他老太太著急。寶玉沒法，只得回來。

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，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。眾人都等著未散。賈母便說：“襲人，我素常知你明白，才把寶玉交給你，怎麼今兒帶他園里去！他的病才好，倘或撞著什麼，又鬧起來，這便怎麼處？”襲人也不敢分辯，只得低頭不語。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，心里著實的吃驚。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，說道：“青天白日怕什麼。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里逛逛，今兒趁著酒興走走。那里就撞著什麼了呢！”鳳姐在園里吃過大虧的，聽到那里寒毛倒豎，說：“寶兄弟膽子忒大了。”湘雲道：“不是膽大，倒是心實。

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，還是尋什麼仙去了。”寶玉聽著，也不答言。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。賈母問道：“你到園里可曾唬著么？這回不用說了，以後要逛，到底多帶幾個人才好。不然大家早散了。回去好好的睡一夜，明日一早過來，我還要找補，叫你們再樂一天呢。不要為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。”眾人聽說，辭了賈母出來。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。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。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。餘者各自回去。不題。獨有寶玉回到房中，噯聲歎氣。寶釵明知其故，也不理他，只是怕他憂悶，勾出舊病來，便進里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的光景。未知襲人怎生回說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